

一份报纸续情缘



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。转眼，2019已了，2020已到。过去一年，我们一如既往，力求给大家呈上鲜活饱满的文字、启迪智慧的思想，但愿还算让您满意；也感谢大家始终如一的关注和支持，这于我们而言，既是莫大的安慰，更是前行的动力。新的一年，我们将继续背负梦想，逐光而行，也期待与大家更紧密的陪伴！

——编者

你是我不解的缘

享受读报

“我和你有一个不解的缘，我和你有一个不了的恋。你是我心爱的一支歌，你是我心动的一根弦。每一次把你捧在手里，都让我爱不释手情意绵绵……”

你是我的心灵读物，你是我的精神食粮；我是你的忠实读者，我是你的贴心朋友。如果说结缘，这个缘来自于驻村扶贫。

2015年，我在鲁山县赵村镇国贝石村当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，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问我：“你是张现会不是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对方接着问：“我怎么把报纸送给你？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你给我送啥报纸？我没订报纸。”对方说：“你订的平顶山日报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怎么能送到你手里？”听完他的话，我才知道对方是一名邮递员。我恍然大悟，为了让我驻村好，为了支持我干好扶贫工作，单位专门为我订了一份平顶山日报。

驻村需要了解扶贫政策，需要知道扶贫任务，村子偏僻，听不到广播，

看不到新闻，信息闭塞，一无所知，就会影响工作。为了及时掌握扶贫工作动态，不管多忙，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，我都要拿起报纸，从前到后，从上到下，一页一页仔细地看一遍。

有一次在头版看到了对驻村第一书记在岗在位、履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的通报，当即就激发了心中的责任感，驻村就要住在村里，和群众走在一起，干在一起，驻村就要密切联系群众，不能脱离群众；有一次在四版看到全市驻村工作队队长、第一书记的公示登记，让群众对扶贫工作和扶贫人员进行监督举报，当看到我的名字时，刹那间心里充满了激情，身上充满了干劲儿，我默默告诫自己，要脚踏实地，埋头实干，干不好就会给单位抹黑，就会给村里带来影响。

在闭塞的山沟里，不知不觉中，平顶山日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一个个第一书记的感人事迹，一个个帮扶脱贫的详细介绍，一个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事例，一篇篇鲜活的扶贫报道，让我学到了工作的方法，明白了工作的思路，知道了工作的目标，增添了工作的信心。

驻村的日子，平顶山日报给我带来了组织的关怀，带来了驻村的激情，带来了工作的动力，带来了生活的乐趣。

现在回到单位了，一忙完手里的活，就会不由自主拿起日报，津津有味翻阅起来，一边浏览，一边轻轻地读出了声，特别是看到副刊上的好文章，就会拿起笔圈圈点点，把好的句子标记出来，再写几句读后感。

读报品报，我最喜欢红色的题花，一个小题花就是一面小红旗——“好人之歌”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“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”……一行行醒目的标题，一篇篇鲜活的报道，让我看到了祖国的日新月异，见到了身边的好人好事，听到了奋进的激情乐章。

高铁开来了，森林城市创建成功了，鹰城健儿奥运得奖了，脱贫攻坚的战鼓擂响了，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力量凝聚起来了……拿着报纸，看到是新闻，了解的是大事；看到的是榜样，受到的是洗礼；看到的是发展，坚定的是信心。

拿起日报，历历在目；读起日报，热情洋溢。日报是平顶山的一扇窗，

透过这扇窗口，我看到了平顶山的欣欣向荣，看到了平顶山的勃勃生机，看到了平顶山的壮美画卷。

拿起日报，温馨备至；读起日报，奋发向上。日报是平顶山的一张名片，透过这张名片，我看到了平顶山的点点滴滴，看到了平顶山的山山水水，点点滴滴是那样的光彩夺目，山山水水是那样的秀丽迷人。

你写出来的是平顶山的变化，你讲出来的是平顶山的故事，你传出来的是平顶山的声音，你让大家了解平顶山，热爱平顶山，建设平顶山；你立足的是平顶山的沃土，你宣扬的是平顶山的风尚，你服务的是平顶山的人民，你让平顶山增添了魅力，扬起了风帆。

有了你，我感受到了一个平顶山人的骄傲；有了你，我感受到了一个平顶山人的自豪。

平顶山日报，一首壮丽的诗篇，一曲昂扬的旋律，一张精美的名片，你让我细细品味，你让我静静倾听，你让我依依不舍。

平顶山日报，你让我赏心悦目，你让我豪情满怀，你让我一路向前！

冯惠珍

李荣欣

心甘情愿做“报痴”

文学创作的明灯

平顶山日报八个版，几十个栏目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内容丰富，图文并茂，是须臾离不开的精神食粮。我一天不看平顶山日报，晚上就睡不好觉。

平顶山巍巍，北渡河滔滔。平顶山历史厚重，文化灿烂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平顶山日报创刊以来，一直担负着报道平顶山、宣传平顶山的重任，是平顶山发展的记录者，更是深层次解读平顶山的窗口。

平顶山日报能及时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对全市人民在思想、政治上有重要的导向作用，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政府的重大决策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介绍，以征求全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；广大干群也可以通过报纸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使下情上传。这里是信息集散的中心，是全市党、政、军、民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。

我很喜欢平顶山日报对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。报道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，弘扬其品德、倡导其精神，有助于凝聚力量、鼓舞人心。先进典型人物身上散发的特殊光环，能感染人、激励人，从而让心灵洗礼、思想提高、

境界升华。从先进人物身上，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于是，奋起直追。像日报报道过的红马甲志愿者、好老师杨雪梅、乐善好施好医生朱兆普、“放羊诗人”李松山、高温下坚守的环卫工、服务基层的谷丹丹、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致富的范国宾……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，让人们学有榜样，赶有目标，起到了发挥榜样引领、培育文明新风的作用。

平顶山日报在报道先进、弘扬正气的同时，也抨击时弊、鞭挞邪恶，保一方平安。比如对十恶不赦的黑社会、对欠账不还的老赖、对打架斗殴的混混、对盗窃车辆的惯偷、对碰瓷的无赖等敢于曝光并给予狠狠地打击。对有些单位环保不达标、安全设施不到位、员工上班时间玩手机，也敢于提出批评。就是对那些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、闯红灯、翻护栏等不文明现象，也会进行拍照曝光……去年春节有单位开会，在总结布置工作后，会议主持人特意提醒大家：“春节期间一定要把工作落到实处，一定要加倍提高警惕，一要防火，二要防盗，第三么，要防止工作出纰漏，再受平顶山日报的批评。”

最后再谈谈我与平顶山日报的关系。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与平顶山日报结缘的，那时日报一版有个专栏叫“竟有此事”，我在胜利街农贸市场，见一农妇骑车带一袋绿豆出售，有个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要买，但未带钱，让

农妇随他到家取，男子把绿豆放到摩托车上，二人推着走着，到开源路北头，男子忽然骑上摩托车跑了，农妇骑自行车哪能追得上？我把此事写出来，送给报社，竟然发了，魏静老师还给了图。手写体变成了铅字，我高兴得无以言表。自此给报社投稿，一发不可收，还得了两次“平顶山日报优秀通讯员”称号。

我退休后，时间更充裕了，给报纸投稿也多了。写好稿，发给编辑，发了，写了，发……写稿、发稿成了我的希望，心中有希望，寿命可延长。我年逾古稀，吃得下，睡得香，走得快，很少求医问药，这是文章经常见报的结果。文章见报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，这种精神上的激励胜过任何补品和药物，平顶山日报让我心理年轻！

我每天都坚持阅读平顶山日报。人对某种事物过分执着和偏爱会被称为“痴”，我心甘情愿做一个“报痴”。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，都经过编辑加工润色，在此，对“转眼年少灯前老，长为他人作嫁衣”的编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我是平顶山日报的忠实读者。尽管现在媒体众多，有广播，有电视，还有自媒体，但我还是偏爱报纸。为什么？因为报纸可以“深读”，也就是说，需要喜欢的文章，可以读深、读透。在这方面，尽管其他媒体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但总觉得没有报纸方便和一目了然。

对于读报，我也是有侧重的，读得最多的，是报纸的副刊，特别是平顶山日报和《鹰城》的副刊。说实在话，这几年我在创作上有了点进步，这与深读两报副刊有了一定的关系，尤其是平顶山日报的“落皂”副刊，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殿堂。有了小文在那里发表，就兴奋好一阵子；有了烦心事和郁闷事，拿过“落皂”一看、一读，保准烟消云散、身心通泰，几天美美滋滋！

我对平顶山日报和《鹰城》副刊的关注，还有一层意思，这就是对平顶山地区文学创作和文学走向的关注。大概40年前，在朋友的影

响下，我结识了一名文学爱好者，也关注起居住地的文学。定居平顶山后，发现这座城市没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文学期刊，不像邻近的兄弟城市，南阳有《躬耕》，洛阳有《牡丹》，稍远处的开封有《东京文学》。组织文友的重任，开拓文学热土的重担，就落在平顶山日报和《鹰城》副刊上。特别是“落皂”，更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培育文学新人、拓展文学之路这面大旗。试想，平顶山地区如今走上全国文坛、在全国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的作家、作者，有谁没吃过“落皂”的“奶”？有谁在创作之初没受过“落皂”的“搀扶”？

一位文学评论家说：“文学创作要出佳作、力作与不朽之作，必须体现时代精神与地方特色。”“落皂”在这方面的努力，是有目共睹的。热爱她吧，我的朋友，当你在全国文坛落败或失意时，还有她站在你背后，默默地给予支持。她就像一盏明灯，照耀着我们的文学创作之旅。

李炳镇

缘深缘浅话落皂

鹰城的名片

我专设一柜，里面塞满报纸，多是平顶山日报。有四开的，有对开的，张张有我名字，皆是30多年来发我文章的存报。按说，我有剪贴本，又搬了几次家，留着这些发黄的东西，不晋职称，不再炫耀，用处不大。但我舍不得扔，它是韶华逝去的见证啊，时不时地，翻翻看看，扫扫那排版，瞧瞧那标题，乐乐几下，叹息几声，五味杂陈，心下疑惑：当年这么艰涩稚嫩的文字，编辑老师怎么会相中呢？也许，这就叫缘分吧。

我是1982年参加工作的，翌年，鲁山就由许昌归了平顶山管。换了隶属，鲁山人觉着新鲜，但对这座新兴煤都却颇为陌生。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，是满面尘土还是靓丽出彩？都想去认认。可去一趟一整天，班车慢似蚂蚁爬，还得绕宝丰走，格外费劲。不像现在，直线距离，俩小时打个来回。要了解它，要融入它，最好的方式，是看平顶山日报。别看报小字小，文皆短文，粗览一下，政策法规、民生要闻、气候风云……尽入眼底。官言语，它是党的喉舌；理论家曰，它是平顶山的精气神；好事者说，它是千里眼顺风耳；百姓则直言，那是咱的风向标，啥新鲜事儿都登呢。记得当时，日报几个版，分设“大家谈”“长话短说”“预言亭”“短评”等几个栏目，短则百字，长也不过三五百字，却深入浅出，

针砭时弊，读着过瘾。

我最爱看的，莫过于副刊。打问多人，都言看报纸最喜欢看副刊。我看吧，那是我学文学，别人呢？想他们是不是闲得无聊，一杯茶，一盒烟，一份报纸陪半天？后来，和一位文友交流，文友正色纠正我道：地方报纸副刊，那是城市的精神符号，它多方位、立体式诠释的，是这座城市高品质的精神风貌。我才恍悟，那是我心底之蛙了。

的确，从副刊上，我们感受到了平顶山这座城市的心律搏动。

一高一低，高的，我最爱看人民日报“大地”副刊；低的，最爱看平顶山日报“落皂”副刊。上面，皆千字短文，所述人物，仿若相识；所记事情，身边发生，亲切温暖，接地气。

大地副刊，讲的多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；落皂，讲的多是平顶山这方山水的故事。落皂这名儿，听上去也格外有韵味儿，一座海拔不太高的山，被赋予了文化内涵。每期的落皂，描写的多是平顶山的风物，唠的多是平顶山的情话。它传承的是这一片皇天后土的历史印记、文化风尚，关注的是这一脉锦绣山川的风物百态、生活演变；宣泄的是这一隅男男女女的喜怒哀乐、六欲七情。它抖乡韵、抒乡恋，起温暖、生温馨。

早年间，配落皂的版花估计是木版画，图案多虫鱼狗羊、花草树屋，古

拙中透着生动传神。

老家四壁被油灯熏得乌黑，找来平顶山日报糊满土墙，有副刊的报纸，我都挑出来，不舍得糊到墙上。我不舍得糊，有人舍得。一次，做客朋友家，见朋友家墙上糊的尽是平顶山日报，有一张带副刊的，赫然有我的文章，高兴之余，征得朋友同意，小心翼翼，我把这张报纸给揭了下来。那时，报纸功用良多，可练字，可卷烟，可揩屎。一张张旧报，权作手纸，撕开用来擦屁股，比玉米棒鹅卵石强多了。有次出恭，见池外地上，一块儿用过的平顶山日报，脏兮兮的，却有“落皂”副刊。瞟上一眼，感觉文章写得真好，耐着性子正读，不料，一股风刮来，竟把纸块儿吹过墙去。我心里甚是惋惜：这么好的文章，怎么会用来擦屁股呢？又遗憾：正读间，怎么会吹来风呢？

正因看副刊多了，童年里萌发的文学之梦才蠢蠢欲动，于是，也开始涂鸦。手稿勾来画去，修来改去，套上复描的多是平顶山的风景，另留一份作底儿；另一份，装入信封，背了人，做贼似的，跑邮局寄出，寄的是人民日报。心里有了念想，上班先翻报纸，最盼看到邮递员的身影，嘀铃铃，那绿色自行车一出现，我就跑跟前问有没有我的信。平日里，得罪谁，我也不得罪传达室的老头儿，害怕他私藏或遗失了我的信件。文章发不出来，怕别人知道了嘲

笑自己夜郎自大；发出来，又想吵吵，连树上的鸟儿也想叫知道。只是接到的，封封都是退稿。心下愤懑，“大地”怎么不“慧眼识珠”呢？再要投寄，就收了高骛远，把目标转向“落皂”。沉落稿海之底的虽也不少，终是有了文字“皂”上版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一多半的散章是得了“落皂”的厚爱。

相信平顶山的作家，不管是大家名家，是写小说、写散文，都与日报副刊有缘，多由“落皂”蹒跚起步。因投稿，我与平顶山日报副刊历任编辑老师都成了朋友，一交到老。他们个个敬业负责，让人可感可叹。最初给耀磊老师投稿，想他年高，见面一问，仅大我一岁，不禁惊诧。追忆鹤驾西去的张黑吞老师，曾给我回了无数的手写信；即便寄给他没发的散文，时隔多年，他仍记得清楚；经他手，我的《鲁山城小记》获了1992年度的落皂奖和省报纸副刊二等奖……沾了平顶山日报的光，工作上，我没少受益。我心里明白，就连好几次的调动提拔，也多缘于此！

如今，我卸职回家，耳目闭塞了许多。门口邻居见我，问我事儿，我说不知道，邻居批评我：“过去有一句俗话，‘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’；如今的秀才，不光要读书，还要看报呢！”我把这话给单位领导听，领导理解我，说：“知道你爱看报，明年再给你订一份平顶山日报吧！”我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李炳镇